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
名师研究

谢海燕

卷

陈世宁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学科
名师研究

谢海燕 卷

陈世宁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海燕/陈世宁编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1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

ISBN 978-7-5641-3799-1

I. ①谢… II. ①陈… III. ①谢海燕(1910~
2001)—人物研究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7273 号

装帧设计 谢燕淞 夏媛媛
版面设计 刘庆楚
责任编辑 刘庆楚
责任印制 张文礼

谢海燕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50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3799-1

定 价:18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总 序

毋庸置疑,名师与高徒是检验一所大学、一个系科之历史与成就的最为有力的标尺。名师不乏高徒,而高徒则又往往成为名师。自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始,到1952年由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于无锡合并为华东艺专,再到1958年迁址南京、次年升格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几经沧桑变迁,南京艺术学院的美术学学科文脉已逾百年之久。我们之所以在全国同类艺术教育院校中备受瞩目和关注,其重要缘由正在于名师汇聚,文脉的薪火相传有序而得力。

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百年的历史沧桑中,无数人的人生和命运与其发展互为纠结、血脉相连,南艺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他们在美术学上的成就以及人格魅力则成为南艺的百年文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大千、黄宾虹、潘天寿、潘玉良、陈之佛、谢海燕、朱屺瞻、吕凤子、丰子恺、关良、刘抗、郑午昌、倪貽德、傅雷、颜文樑、吕斯百、蒋兆和、罗赤子、汪声远、李超士、常书鸿、俞剑华、刘汝醴、温肇桐、陈大羽、李长白、苏天赐……,正是这一大批现当代美术史上显赫的身影构成了南京艺术学院这百年老校的动人华章,也印证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艺术对于一个人乃至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在我国现当代功利主义思想对艺术教育的冲击同样尤为明显。刘海粟先生早在1936年《艺术的革命观——给青年画家》一文中便指出:“看现在的教育组织法,专提倡工科、理科及生产科(即职业教育),觉得文艺没有用的。诸如此类,可证明当道者并不明白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我不反对理科,也不反对工科,更不反对职业教育。不过这些都属于物质的。但精神的也非要注意不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仅光为了吃饭,有时他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一方面要解决口,一方面也要解决耳

朵和眼睛。耳眼完全根据于感官方面的,换言之,就是精神生活的工具。故不仅是吃饱穿暖就算了。在这里我们尽可以简单的明了艺术是什么东西了。艺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结晶,同时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凡是一个民族的强盛和衰落,一定客观地反映在它的艺术上。我国近百年来文艺的盛衰交替,正是反映了这个客观的现实。”时过境迁,刘海粟先生的话似乎更具现实意义。不过人们对艺术的精神需求较之以往显然是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当人们沉浸于物质盛宴的浮华表象下,我们更是感受到一些艺术大家以及艺术教育名师的重要价值。欣慰的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拥有着如此众多的已进入史册的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应该说,他们作为一种最珍贵的艺术资源不仅属于南艺,更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故而,值南京艺术学院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系列丛书。基于历史上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过的名家数量众多,因此我们这套丛书所选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一些长期执教我校的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美术名家。第一批我们率先推出他们中的十二位:刘海粟、陈之佛、谢海燕、郑午昌、颜文樑、罗耒子、俞剑华、刘汝醴、温肇桐、陈大羽、李长白、苏天赐。他们不仅碑留艺坛、籍著我院史册,而且在美术创作、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等几个主要方面对构筑我院美术学学科具有突出的奠基和引导作用。我们研究的指向和涉面在于,追溯名师的生平和事艺轨迹,揭示名师的创作和教育思想,评析他们的学术成就,诠释他们的治学风范。我们期望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只是停留在史料的钩沉、资料的编辑上,而是能向纵深推进,由表及里地作立体性的观照,让我院在美术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一直融汇着名师们的教育思想、学术精神,在时代的光照下,面貌日新!同时当我们追忆他们非凡的人生以及杰出的艺术贡献的时候,更希望在他们灿烂光辉的映照下,能产生新的名师与高徒。这也正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旨所在!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张友宪
2011年10月31日于二乾书屋

目 录

学者的魅力和风范·····	陈世宁	1
不倦的园丁谢海燕·····	刘海粟	28
丹青流芳 风范长存·····	沈 健	39
我和谢老的忘年之交·····	张 永	42
丹青不渝照山河 风范长垂炳懿德·····	文晓明	46
筚路蓝缕 高山仰止·····	米如群	48
艺术教育的楷模·····	保 彬	51
默默献身终未悔，只知灌溉不求名·····	邹建平	53
谢海燕从教六十年志庆·····	张 望	56
高山可仰，清芬可挹·····	陈大羽	57
绝配——刘海粟谢海燕·····	赵绪成	61
共事一周星 缅怀忆故人·····	孙 瑜	62
“以学养求其画者佳”·····	王伯敏	68
一盏明灯·····	徐 风	75
只知灌溉不求名·····	黄葆芳	82
辛勤耕耘六十春·····	温肇桐	87
爱真理 爱学生·····	夏子颐 吴 平	91
海燕老师和国立艺专·····	张文俊 曹增明	94
我的艺术母亲谢海燕老师·····	张怀江	108
高洁的人格 伟大的贡献·····	周积寅	116
永远的怀念·····	奚传绩	123

情满艺苑 桃李芳菲·····	蔡志坚 严鸿珍	125
师情似海深·····	吴 平	138
亲情、真情、恩情——追思谢海燕校长·····	许敦乐	148
深深的怀念·····	金士钦	158
忆谢老·····	石中光	160
温厚儒雅 淡泊高洁·····	沈行工	162
我心中的谢老·····	周京新	168
感念谢海燕老师·····	张友宪	171
永远怀念谢海老·····	刘 蟾	177
谢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徐建明	181
哲人已逝 德艺长存·····	史金城	184
谢海燕教授对我的决定性的影响·····	陈履生	192
我所敬慕的谢海燕教务长·····	周传青	196
驰骋画坛五十秋——访画家谢海燕·····	周昭京	202
艺海苍茫一燕飞·····	卓素铭	210
谢海燕院长是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	王 喆	213
我永远怀念的谢海燕伯伯·····	陈显曰	215
怀念谢老·····	陈显铭	218
回忆我记忆深刻的师长——谢海燕·····	李小白	225
有一种目光叫“慈爱”·····	杨志麟	228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陈大仪 张 莹	233
我也认识谢海燕·····	韩 宁	237
缅怀亲爱的大哥·····	谢益勋	240
至诚 至爱 至美·····	谢燕淞	245

附录 谢海燕文选

“刘海粟画集”序言·····	257
----------------	-----

辛勤的园丁 艺坛的巨匠..... 275

陈之佛的生平及花鸟画艺术..... 292

倪貽德画集序..... 301

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序..... 309

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作品集..... 314

学者的魅力和风范

——记我国杰出的美术教育家、画家谢海燕教授

陈世宁

第一次拜访海燕教授,是在1972年的春夏之交,时任江苏省高教局副局长的方非看到我的画,特意推荐我去拜访谢海燕教授,我带着自己的创作作品《求教》和一些习作忐忑不安地拜访了谢海燕教授。记得先生十分慈祥地仔细地观看了我的作品,和蔼可亲地肯定了我作品中的一些优点,更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我作品中的问题和不足,使我受益匪浅,特别让我难忘的是,先生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我第一次聆听到先生对晚辈的教诲,感受到先生对年青人的厚望,先生勉励我勤奋作画,将来立志成为画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从来也没想过今后要成为画家,那时学画就是一个爱好,就是想将画画



1926年秋,汕头青少年时期的谢海燕与朋友在一起



青年时期的谢海燕

好。现在回想起来,对一个初学画画的年青人、一个无名之辈,先生能给予热忱的关注和引导,显示出谢海燕教授的博大胸襟和人格魅力。

1978年,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聆听先生的教诲和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在画室的画架前和画案旁,他总是谦和地、热情地鼓励着莘莘学子;在学术交流和外事活动中,总能见到先生温文尔雅的繁忙身影;在校园的晨曦中,我还看见先生在上班的途中不经意地捡起路上的杂物;在与其他师生的交谈中,有关先生的口碑和待人接物的举止更是令人敬佩不已。

2006年9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给北京大学孟二冬教授女儿的回信在广大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总书记在回信中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孟二冬教授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这不仅仅是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赞扬,更是对耕耘在教育园地里广大教师的鞭策和鼓励,特别是在教育强国的今天,这封回信的意义显得格外的重大;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多次提到教育家办学这一学校改革的关键问题,他提出:“要倡导教育家办学。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好老师,可以教出一批好孩子;一个好校长,可以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批教育家,可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国教育事业要兴旺发达,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因为他们尊重、敬畏教育的价值和规律,拥有系统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教育充满热爱并深深扎根于教学第一线。”学术界也一直关注和企盼着一批教育家的涌现,我有感于这一系列的热议,也有感于我国近现代杰出的美术教育家谢海燕教授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更有感于我们的高等教育太需要一大批这样真正的专家学者,特撰此文,以飨读者。

不畏艰辛的办学历程

提及闪烁着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光辉的“上海美专”,恐怕太多的局外人并不了解这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艰辛的办学历程。海燕先生多次与我谈到上海美专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的情景,学校的办学经费并不宽裕,有的时候还得为员工的工资犯愁,尽管困难很多,学校依然办得很有生机。1939年11月,海粟先生决定去南洋举办大型画展,义卖作品支援抗日。海燕先生送其登上荷兰“芝巴德”号邮船,临别时海粟先生对代理校长

海燕先生深情地说：“学校可办则办，不好办就关门。家里有纸笔，你有空就画画吧。现在物价飞涨，筹款极难，这个担子太重了！”海燕先生坚定地回答：“你安心去，我发动美专师生源源不断地作画寄去，学校也不会夭折，总要支撑下去，不负重托。”

谢海燕教授原名海砚，以笔名海燕行。1910年3月生于广东揭阳榕城。1929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随即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美术学校（现武藏野美术大学）研修绘画和艺术史。归国后，历任郑午昌与上海著名书画家集贤创办的汉文正楷印书局编辑部主任，兼《国画月刊》主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1939年校长刘海粟去东南亚举办“筹赈画展”支援抗战，谢海燕任代理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率领部分师生内迁浙闽，参加国立东南联合大学。先后任东南联大、国立暨南大学、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艺术科主任。1944年潘天寿教授被任命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坚邀同去重庆，任教授兼教务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悬辞国立艺专教职，翌年春复员上海美专，任副校长。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先后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兼美术系主任、副院长等职。

1932年夏秋之间，既是一个巧合又是一个命中注定，谢海燕教授与刘海粟先生不期而遇，当时刘海粟先生第一次旅游欧洲后不久去普陀山写生，途中因遇台风，暂住定海港，在舳山公园和谢海燕教授邂逅。这次见面，两人彻夜纵谈中国画、西洋画，以及艺术创作道路和中国美术教育事业，谢海燕教授在艺术上的造诣及其对事业追求的精神，深为刘海粟先生所赏识和器重。刘海粟先生希望他到上海美专任教，但由于谢海燕教授已受聘于郑午昌先生，答应身体康复后到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任编辑部主任，兼任《国画月刊》主编，当时黄宾虹任《国画月刊》编委。只能相约以后在上海美专兼课。刘海粟先生回忆说：1934—1935年，我再次赴欧洲主持中国画画展，谢海燕到“一品香”为我送行，其实，我一回到上海便与郑午昌商量要他同意让谢海燕到上海美专主持教务工作，郑午昌见我诚意，也希望谢海燕有更广阔天地去施展抱负，便欣然应允。半年后，年仅26岁的谢海燕教授出任上海美专教务长，由于他工作一丝不苟，深得学生爱戴。刘海粟先生深情地说：“1935年9月21日，蔡元培、叶恭绰两先生为我洗尘，我把谢海燕介绍给两位前辈以及同座的



年轻时的谢海燕



在日本留学期间

吴湖帆、王一亭等海上名人。1936年蔡元培70大庆,谢海燕与沈钧儒、黄炎培、陈树人、于右任、马寅初、许寿棠、张学良、林语堂、黄自、萧友梅、李四光等先生一起签名发起成立孖民美育研究院。”在郑午昌先生和刘海粟先生的提携和器重下,谢海燕教授以自己的才智步入了当时中国美育的最前沿。

自1935年出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起,谢海燕教授便将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在中国近现代的美术教育中,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我国独立建制最早的美术学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曾高度评价了刘海粟先生的历史功绩,称赞他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而谢海燕教授则是推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和新美术运动的参与者,上海美专繁忙的日常教务管理的重担基本上落在了谢海燕教授的肩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接纳由上海撤退的公私立院校,在浙江金华筹建东南联合大学。刘海粟校长在他前往南洋筹办画展支持抗战期间,指派谢海燕先生为代理校长,在谢海燕先生的主持下,经校务会议决定迁校内地,参加东南联合大学。趁上海疏散人

口的机会,先生与倪貽德教授乔装印刷商和广告商,带领同学王昌诚等离开了上海。取道杭州萧山,一路经敌伪九道关哨,始得穿越游击区到达所前,换乘交通船沿浦阳至安华,步行至大陈站,改乘火车到金华,一路坎坷。在文昌巷会见何炳松校长,受到热烈欢迎。先生特致电在重庆的上海美专校董钱新云、陈树人、顾树森等先生,一致同意参加联合大学。后来上海美专成为东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日军突袭浙东,何炳松校长与胡健中、杜佐周、谢海燕诸先生商定,决定将学校暂迁至建阳,并电告教育部。初夏,全体师生在谢海燕、倪貽德、沈仲俊、朱中虑带领下,步行经浦城开赴建阳,近一个月,全部抵达建阳。途中艰苦备尝,沿途敌机追踪扫射,前后村镇更番被炸,而岭峻山高,风雨时作,员生负笈步行。先生一行从浙闽边境廿八都前往浦城的早晨,日寇九架重型轰炸机掠空而过,把浦城炸得满街颓墙断壁,尸横遍地,傍晚到达时余烬未息。一连轰炸三天。刚到目的地建阳的次日,三架敌机便来轰炸,弹落车站一带,死伤30多人。

东南联大筹委会设在建阳童游奎光阁新建楼房里,还特设迁校委员会与校舍设备委员会,请谢海燕先生等主持具体工作,先生随之勘寻校址,他和倪貽德教授四出到近郊乡镇勘察,还独自乘车至莒口,凭着一张简略的石印地图,在荒无人烟、时有野兽和强人出没的山野间步行至麻沙镇。果然文庙颇具规模,可以利用的庙祠也有几处,但交通太不方便,也就不予考虑了。后来选定在建浦公路边的一座小山和崇溪畔一处林木葱郁连着沙洲的地方拟建筑校舍和体育场。先生特意手绘了一张示意图和几张建筑图样请何柏丞先生审阅,共同商酌修改。联大总务处派人入山定购了大批杉木,准备大兴土木。先生还在何炳松的指示下设计了东南联大校徽,外廓作凸版V字形,象征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各个盟国共同抗日,终将取得最后胜利,里面五环则象征东南五省紧密联合。

先生作为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主任,将教学办得有声有色。艺术专修科教室设在童游街西头的先农祠,画室由戏台改建而成。4位专任教授原系上海美专的同事,由谢海燕教授担任西洋美术史、艺术概论两门课程,倪貽德教授担任素描、色彩画和创作课程,潘天寿教授讲授中国画和书法,俞剑华教授担任中国绘画史、美术技法理论课程。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过:“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教授班子可以说是少而精的。”学生仅有十几人,但素质都



在日本留学期间



与上海美专西画教授张弦合影

很好,至于教学设备和画具材料都很缺乏。何校长专门派人到福州、南平等地尽量采购。基本练习没有石膏像就画庙里的泥塑菩萨,画附近农村的农民,画童游街的铁匠、木工和山沟里的畲族猎户;有时由学生轮流做模特儿。画素描的木炭条是自制的。油画的颜料和画具很难搞到,色彩画以水彩画为主。木刻工具材料比较易得,为配合宣传教育还成立了一个课余木刻班。后来在版画艺术方面崭露头角,饮誉海内外的就有张怀江、夏子颐、张树云和葛克俭。

多少年后,每当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总是感慨万千,完全是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风雨飘摇的上海美专。

1944年,潘天寿被任命为国立艺专校长,坚邀谢海燕任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长,同赴重庆磐溪。谢老生前数次提到:“潘先生一定要我出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长,否则,他也不去重庆赴任。”这种坚定的态度,也反映出潘先生对谢老的信任和赏识。史料记载:“1943年国立艺术院落户重庆,教育部电请尚在续假中的潘天寿赴渝担任校长,潘天寿谦称能力有限,坚持不就。1944年教育部再次来电,国立艺术院师生亦再三恳请,潘天寿邀谢海燕、吴荃之协助,一同赴渝上任。”^[1]先生曾和我谈及一段国立艺专的往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立艺专的师生在校园内举行篝火庆祝晚会。一位学生干部特意来为不久前因考试作弊而受学校处分的学生说情,能否在胜利之日,特赦那位学生,我坚决地予以回绝,这是两回事!”这充分体现出先生作为教育家的严谨和认真。

1946年春,谢海燕恳辞国立艺专教职,复员上海美专,任副校长,为重振美专雄风而操劳不已。当年的学生夏子颐和吴平在后来撰文回忆到:“我们有幸于40年代受业于老师门下,他的追求真理、爱护学生的精神,至今已过去四十余年,但仍影响着我们一代,为我们所崇敬,是我们的楷模。1946年开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步同学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重新燃起的内战之火,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历时三载有余。当时,谢先生身为副校长,总是总揽全校教学和事务大权。他秉承伟大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张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办学指导思想,以他的爱国精神和高深的道德修养,慈祥可亲的学者气度,在我们同学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起初,他担心进步同学罢课上街游行积极参加学

生运动会影响学业、出乱子。但是,严峻的现实和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真理的追求、探索,谢先生终于以满腔热情加入了我们的行列。”〔2〕

谢老复员上海美专前,曾与潘天寿先生相约,每过一段时间相互到对方的学校授课,足见他们的友谊和感情。更有趣的是,谢海燕40岁生日时,刘海粟和潘天寿合作画了一只雄健巨鹰相赠,他们的相知、相信与相投,为近现代中国美术高等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上海美专作为一个私立大学,能在纷飞战火中一直存活延续,除了刘海粟本人的社会影响外,更离不开谢海燕等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无私奉献的教育家。”〔3〕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美术音乐两科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迁至无锡社桥,刘海粟被中央教育部任命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谢海燕先后出任建校委员、创作研究室主任和美术系主任;1959年,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谢先生先后续任美术系系主任、副院长。“在此期间,谢先生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按艺术教育的规律办事、办学。他引导学生深入实际、体验生活,经常同师生一起下乡下厂,在艺术创作中反映群众火热的生活,将教学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文革’中,多次受到冲击,但并没有动摇他献身艺术教育的决心。恢复工作后,谢先生更加充满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殚精竭虑,尽力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为学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

1972年秋季,谢先生满腔热情地主持了美术系“文革激烈动荡”后的首次招生,他亲临招生现场,关注美术新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按艺术人才选拔的规律办事,使得1973级学生的整体水准得以保证,为南京艺术学院的人才培养赢得了声誉。

1979年秋,谢海燕时隔19年再次当选为全国文代会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席、周扬的报告、茅盾的开幕词,特别是邓小平副主席的祝词,使谢老非常激动,他由衷地感叹艺术春天的到来。会议结束后,他不仅在学校及时作了传达,还在不久后召开的第四次江苏省文代会上做了《放眼四化,发展美术创作》的专题发言。

1992年,学校筹办建校八十周年校庆,先生为了校庆



在日本留学期间



上世纪 30 年代谢海燕先生
与朋友在一起

画展能充分地反映学校的办学成果,不辞辛苦地给著名的画家和校友写信或直接通电话,恳请大家赐画庆贺学校的生日。只要先生开口,没有画家不积极响应,刘海粟、朱屺瞻、程十发……再大的名头也都感念着先生献身艺术教育的精神和威望。在海燕先生默默献身于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终生奋斗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音希声”的精神境界。

宽厚博大的人格魅力

做人要有人格,做教育家更需要具备人格的魅力,因为教育家的使命就是要引导学生“成人、成才、成功”。而谢海燕教授的人格魅力有口皆碑,无论是同事,抑或是学生,抑或是工友,大凡与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自然产生类似的感觉。

海粟先生在 1988 年学校庆贺“谢海燕教授从事艺术教育六十周年”活动前夕,于钓鱼台国宾馆向秘书柯文辉口述到:“自 30 年代之初以来,以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年轻的美育事业者无多,健在的老战士更少。海燕的生命正是和这种神圣的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一致,才发出他的热和光。”海粟先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后,依然激动和庆幸他与海燕先生当年在舟山公园的不期而遇。海粟先生深情地评价着海燕先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无巨细,包括学生的饥寒、学业上的难题,逐一过问,又乐于和教授们协商,优点一朝显示,很快便受到师生员工的尊重和信赖了。我深深庆幸自己的眼力。”两位巨人的相识、相知,既是海粟先生的眼力,更是海燕先生的人格魅力。作为一生患难与共的知己,海粟先生对海燕先生的了解和评价应当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海粟说:“解放之后,海燕工作更加积极,心情很舒畅。他用自己突出的表现,投入了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成为党的儿子,受到新社会的重视,获得过许多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作为美术教育家、画家、评论家,他刷新了解放前的成就,自有口碑公议。他在十年浩劫中也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能超脱,从不计较。看到民族的不幸,是忘记个人痛苦唯一的灵丹。”^[5]

原浙江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著名版画家张怀江先生是海燕先生率部分上海美专师生内迁并入东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在四十五年后深情地回忆说:“1943 年暮春,

当我作为新生,负笈来到福建建阳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报到时,第一位迎我迈向求艺之途的,就是当时艺专科主任谢海燕教授。那时谢师三十年华,风度潇洒,和蔼可亲地握着我这个穷小子的瘦手说:欢迎你来报到!只是这里条件很差。但能好好学习,定会学有所得;学画是不能怕苦的啊!想不到谢师当年对我寥寥数语的入学之教,却成为我此后坎坷求艺生涯中的一个奋求信念:苦中图进!”在海燕先生的学生中,太多的人在感念先生时往往都深情地提及先生的初次教诲,这其间不无先生超凡的人格魅力和一位大教育家的情怀。张怀江教授又道:“1943年秋,东南联大被迫停办了。上海美专师生也被迫迁至浙江云和县小顺镇,成为国立英士大学的艺专科。作为科主任的谢师,这时又是一番辛劳。只见他白天到处奔波,夜晚则在他昏暗楼房里挑灯筹措。他添聘了几位新老师,迎来了上海美专陆续内迁的教授,又迎来一批主要来自浙籍的新同学,扩大了办学规模,稳定了教学秩序。教学条件仍是十分艰苦的。教室设在离学生宿舍较远的一排傍山临江的平房里。逢风雪冰冻日子,谢师就在他的寝室里给我们讲课。他以温雅的语调传授其博学高见,使我们学不稍怠。谢师还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关心学生思想和生活,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耐心教育个别因失恋或其他缘故而影响学习的学生;对有位地下党员行动异常时,曾要我间接提醒他,以免遭到不测等等。谢师如斯亲如慈母的为师之道,不仅在当年深受所有学生的无限崇敬和爱戴;而且随着岁月的消失,如今都已年逾花甲的旧时同窗,每当相遇忆旧时,仍是念念不忘谢师当年慈祥的抚育之恩!而我,则在此后的执教生涯中,每每以谢师为学习楷模,力求当好一名人民教师。”海燕先生注重寓教于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教育家的真知灼见,体现出教育事业的根本宗旨。正因为此,学生们对老师的爱戴也尽在不言之中,张怀江教授继而写道:“在1944年初夏,谢师突然决定随同潘天寿教授赴重庆国立艺专出任教务长,推荐陈士文教授代理科主任。我们为学生的深知他此行的重要性;国立艺专是抗战时期唯一的美术专业学府,学校亟需潘天寿老教授去接办,而潘师则亟需谢师去协助,答应一年以后回来,我们只能含泪惜别。记得谢、潘二师那天离小顺去云和时,艺专科的全体师生,浩浩荡荡步行公路几十里,亲送二师进县城,并沿途高唱着当时曾由谢师为导师,以法学院的学生为



与上海美专图案教师林苍友
在观海阁前留影